我的追憶專欄(22) 八七水災

李家同

這幾天，南部遭遇水災，水災的原因好像是熱帶性低氣壓，報紙上說當年的八七水災也是熱帶性低氣壓造成的，我到現在還記得八七水災，因為當時我在台中當兵，我是民國46年進大學的，在那個時候，男性的大學生畢業以後都是預備軍官，政府想出了一個辦法，那就是大學生在某一個暑假，就要接受軍事訓練，這叫做暑期集訓，我是第一屆暑期集訓的大學生，當時有三個軍訓中心接受我們這些學生，我受訓的中心在台中的坪林。

我總記得，有一天我們晚上要受夜間作戰的訓練，回來以後，就下大雨，我們的營房是沒有玻璃窗的，窗子是兩片木板做的，如果移動其中一片，就有空氣可以進來，但是也可以移動到後面，如此可以完全阻擋空氣進來，因為下大雨，所有的木窗都在擋雨，我記得大家都覺得很熱。

第二天醒來，發現沒電了，而且外面仍然在下大雨，當然早上戶外的集合也做不到了，但連長仍然叫我們大家起床，要我們全體在床前立正站好，聽他宣布一些事情，因為營房裡光線很暗，有一位同學學狗叫，連長氣得發昏，也沒有辦法。

對我們來講，下大雨是好事，因為不用出操，可是我們發現伙食越來越有問題，到了第二天的最後一頓晚餐，只能吃到一種食物，那就是紅燒黃豆，到現在還記得這一餐，而且我覺得紅燒黃豆也蠻好吃的，為什麼發生這種事? 主要是因為米被沖走了，有一位同學看到連長在原來放米的地方哀聲嘆氣。

 到了週末，軍方宣布我們可以離營，當然離營以後都是去台中市玩，他們也告訴我們台中市有飯館可以吃飯的，我們阿兵哥離營通常會座公車，公車裡的乘客，看到我們上來各個皺眉頭，因為我們都有汗臭味，有些乘客甚至會拿出手帕來摀住鼻子。水災的週末沒有公車了，但是我們要走過一條河，河上的橋已經沖斷了，可是河上有一條廢棄的鐵軌，這條鐵軌已經斜掉了，我們已經不能走過去，可是可以用兩隻手抓住已經垂直於河面的鐵軌，不停地交換手到對岸，兩岸都有軍官在看，因為如果一鬆手，就會掉到河裡去，當時的河水流的非常急，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人不如此過橋的，因為我們都覺得，再繼續留在軍營裡，不知道能吃到什麼東西，所以我們就毫不猶豫地冒險過河了，我相信現在的軍方，絕對不准阿兵哥做這種事情，因為萬一出了事，軍方又要倒楣了。

我到現在還記得，到了台中以後，找到了一家叫做沁園春的飯館，當時這個飯館不是很講究的，我們阿兵哥還是吃得起，現在沁園春，好像已經是很貴的飯館了。

 有一些同學，週末沒有離開軍營，他們是少數，後來他們告訴我，他們運氣還不錯，因為他們吃到了兔肉，也不知道哪裡搞來的兔肉，有些同學說大概是野兔，但是無法知道如何找到這些野兔的，難道軍官都變成獵人了嗎? 回到軍營以後，看到一架直升機降落，送來好多食物和燒菜用的燃料，我們都要去搬這些物資，也虧得這架直升機，因為水災以後，市場過了好多天以後才恢復。

 我受訓的基地幾乎沒有看到水災，可是附近就有嚴重的損毀，當時我們同學中，有很多醫學院的學生，所以他們立刻被派去做一件很不愉快的事，那就是確定某些災民是不是真的已經死亡了，我隔壁班的一位同學就有這個經驗。

 其他的同學所遭遇到的是真的水患，因為大水一直淹到了營房裡面，可以想見的是，所有的作業都走了調，比方說槍發給每一位同學，你必須保證槍不會碰到水，最糟糕的是，下鋪的學生要到上鋪去睡，還要帶著槍上去，那一晚真是人擠人。

 水災以後，我們洗澡就要在附近的河裡洗，有一次，有藝工隊來勞軍，他們離開的時候，我們去洗澡，藝工隊員是座軍用大卡車來的，大卡車的燈光將我們正在洗澡的阿兵哥照得一清二楚，藝工隊裡的女孩子驚聲尖叫，我們也沒有辦法，而且覺得很好笑。

 八七水災造成的災害是空前的，可是水災過後，台灣沒有任何的瘟疫，這已經是國際的一個新聞，很多外國的媒體，稱讚我們國家在衛生上面還是做得不錯的，我相信八七水災中，六百多人死亡，三萬座房子被毀掉，三十萬人要被安置，如果同樣的雨量再發生於台灣，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損害，我當時不知道事情這麼嚴重，也不知道水災對國家的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，現在我常常在研究，當時的國家是很窮的，能夠應付這個災難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可惜我不是學歷史的，不然的話，我真的會好好的設法了解，當時的政府如何度過危機的。